

王光祈譯

三國干涉遼秘聞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王
光
祈
譯

三
國
干
涉
還
五
秘
編

中
華
書
局
出
版

1929

民國十八年七月
民國十八年七月
民國十八年七月
再發行版



總發行所

上海棋盤街

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漢口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杭州溫州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梧州雲南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
瀋陽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

中華書局

譯者

王光祈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
印刷所

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中華書局

◎ 三國干涉還遼秘聞 (全一冊)
定價銀三角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三國干涉還遼秘聞

(一) 日本議和條件內容與列強互相接洽情形

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，中國全權代表李鴻章，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，在日本內海入口之馬關，開始預談和會問題。後以李氏被人刺擊之故，談判之事稍稍延滯。——因爲刺擊事件之結果，——於是日本方面對於允許停戰一事，最初本來附有強硬條件者，至此乃爲無條件的允許停戰。其後復因各方屢次催促，日本代表乃於四月一日，將議和條件正式向中國代表提出。其中除要求『高麗完全獨立自治』外，並要求割讓盛京南部，（原註：普通稱爲遼東）與旅順大連以及臺灣澎湖諸島。（原註：澎湖諸島在臺灣與中國福建省之間。）此外並須賠償戰費三萬萬兩。而且現時暫將山東省內威海衛一港佔領，以作賠款之保證。其餘要求條件，則爲開放若干通商口岸，給與各種商業利益諸事。

當此項條件消息傳來歐洲之際，其時列強態度猶能勉強一致，但堅決行動之心，

却未具有，蓋其時列強對於干涉之舉，均欲設法加以避免故也。其在俄國方面，則 Lobanow 侯爵（係正月新故俄國首相 Giers 之後任）曾努力與英、密通聲氣。而俄皇 尼古拉自己，亦復嘗與（英使）Sir Frank Lascelles，始終聯絡。其在法國方面，則願附英、俄兩國驥尾。但法國在一方面對於臺灣割讓之虞，雖然不顧；而在他方面却與英國一樣，甚望德國參與其事。蓋法國之意，正有如（法國外長）Hanotaux 先生所云：倘若列強態度，能够保持一致，則將來對日行動，始有效果可言。云云。此外，則無論何處，蓋無不希望此種昏暗局面，從速了結。至於俄相 Lobanow 之誠實態度，尤無令人懷疑之處。蓋彼於三月二十日，曾向德使言曰：『此外，我們直到今日，無不嚴守中立態度，正與君同。余並希望，我們能够繼續保持此種態度。』云云。Du reste, jusqu'à présent nous sommes neutres juste aussi bien que vous, et j'espère que nous pourrions nous maintenir dans cette position.』而且（英相）Lord Kimberley 亦嘗以爲：『就（俄相）Lobanow 侯爵論調觀之，決不能推出，彼有出頭干涉中日事件之意。云云。』此語並非無稽之談。至於（英相）Lord Kimberley 本人之態度，據（駐英德使）Hatzfeld 伯爵二月一

十四日所報告，則謂：『英相並無十分傾向干涉之心。其所以如此之原因，據彼向余密告，則爲此間輿論對於斯舉，直到現在，均覺不甚贊同，故也。云云。』輿論一物，實爲Lord Kimberley 個人及其全部政府之行動方針！至若列強內部本不一致而表面猶能至今互相團結者，實因當時彼此均有一種隱憂在心：卽是，假使中日之間共結一種同盟，或者中國全爲日本所征服，則此後（黃色人種）勢將造成一種統一的，重大的勢力；倘歐洲方面若不互相團結起來，實無力加以對抗。但此種情勢，却又迫令各國自覺，非中國獲得土地若干，其勢不能穩固自己地位。而此種爭獲土地與其不可逆料之在結果，又有破壞列強聯合陣線之虞。換言之，卽是一種不祥的循環。（沒有出路可言。）因此各國以爲：假如欲避此種循環局面，則只有力使列強在華勢力現狀，勿因日本和議條件影響，過於變動遷移之一法。柏林政府在此，遂遇一種巨大難題，不易決定。蓋該政府之衷心希望東亞難關，速由一種正當和平，加以解決一層，固已於上述三月一日致與駐英德使之訓令中言之。現在的問題，卽是，假如如此種難關並無和平解決之望，而列強擴張勢力之心，又復愈來愈盛，換言之，卽將遠東方面，開始夷爲殖民地。如此，則德國

應該站在旁邊，以便一如從前非洲南洋情形，徒興機會，又誤來時又晚之歎嗎？其實尙不僅此，究竟德國對於世界政治前途，是否應該積極參加，取得一種相當地位，爲德國民族經濟力量分所當有者？抑或德國應該聰明自足，只將雙眼注意本國所居地勢，時常皆在危殆之中；務須謹慎自足，但保現在所有；同時並將德國兵力集中，不宜移置遠處？如果德國參預東亞某種干涉行動，其結果不免偏親歐洲某國，或某某數國團體，則吾人預料柏林政府決定此種大計之時，仍將保持自足態度，不去參預。就一八九五年三月情勢而論，德國之謹慎知足態度，在當時具有重大海外利益之列強中，實爲唯一無二之國家，不願參預東亞方面歐洲列強共同行動者。而且德國此種態度，常違其他列強希望，尤其是英國希望。蓋彼輩均認德國最宜擔負調和之任，並能使列強共同行動爲之穩固，故也。其後德國政府決定方針之時，確受列強此種主張之影響不少。德國最初所抱態度之不能繼續保持，其咎實應首由日人負擔，已如前面所述。至於其他對此應該負咎之人，則將於下面敘述之中見之。

（德國）國務總理 Hohenlohe 侯爵曾上德皇說帖一件，其中有云：『我們政策

標準，在一方面，對於只與他國有利之行動，固然不應早期加入。而在他方面，則對於參加此類行動之權利，却當預爲保留。蓋此項行動能使歐洲列強之東亞勢力分配，爲之消長變動，故也。』此種見解與決定，實與三月一日致與倫敦德使之訓令中所言者，完全相同。德國當時既向倫敦方面，表示願與英國共同行動之意；現在事隔三禮拜之後，更向聖彼得堡方面，爲同樣的表示。三月二十三日（德國）駐俄代辦曾接柏林訓令，略云：『請君轉告（俄國外相）Lobanow侯爵，謂君曾接柏林訓令，其中略言：我們對於東亞時局前途，亦復甚爲關心。我們對於俄國論點，亦復完全贊同。（原註：譬如主張列強應用外交手段，從速促成和議。）而且我們相信，東亞方面德俄兩國利益，並無衝突之處。因此，我們甚願常與俄國交換意見，或與俄國共採一致行動。』是月二十五日，柏林方面接得答復，略謂：Lobanow對於德國此種通知，非常歡喜；並言彼亦甚願與英合作，云云。二十七日（德國）駐俄代辦又來報告，略云：『Lobanow侯爵告余，俄皇尼古拉陛下對於我們條陳，欣然接受。該侯爵並謂，俄國甚望東亞戰事早日結束。彼更相信，我們亦具同樣目的。彼常與此間英使不斷的接洽；對於法國方面，亦復同樣融協。』

至於英國方面對於德國此種決定之態度，則駐英德使曾於四月一日報告柏林，略云：『（英相）Lord Kimberley 頃向余言，兩三日以前，駐俄英使曾來電報，略謂：據（俄相）Lobanow 侯爵之報告，（德國）欽命駐俄代辦曾向該侯爵聲稱，德國願與俄國以及其他各國協力參加關於中日事件之行動，云云。又謂：Lobanow 侯爵對於德國此種通知，表示非常滿意，而且據該侯爵揣測，倫敦巴黎方面亦將接得德國此種通知云云。英相並向余言：當余今日謁彼之時，彼曾希望，余將向彼，作此通知，果爾則彼當十分歡喜，云云。』而在實際上，德國對於倫敦巴黎兩處，却始終未發此項通知。大概德國當時之所以未向巴黎通知者，實以法國方面當然附和俄國態度，故德國不必再作此種通知贅舉。至於倫敦方面之所以亦未通知者，則因當時柏林外部中心人物 Holstein 先生，對於英國政府之不可信賴，正在十分忿怒之際。蓋當時英國 Lord Rosebery 之飄搖政府，行事有如草莖，只隨『輿論』風向，轉移彎折而已。但柏林方面對於英國合作一事，終是認為必需，認為當然，吾人可於後此數日之舉動中盡量見之。誠然，要想倫敦軟性政治家之思想，堅持不變，乃是一樁極不容易之事，尤其是在緊要關頭之時。日人

方面最初堅持，在中國未曾承認停戰條件之前，決不宣布議和條件，云云。其時英國方面，不知究係出於自己動機，抑係由於華人慫恿，曾出頭邀約俄國政府，共向東京宣言：在議結停戰條約之前，先將議和條件向華宣布，實爲妥便 *raisonnable* 云云。於是俄國政府遵從此項英國邀約，乃賜給俄國駐日公使關於此事之訓令。同樣德國政府又因俄國方面之轉約，亦復賜給德國駐日公使關於此舉之訓令。反之，最使大家驚異不已者，即駐日英使却始終未得本國政府何等訓令，是也。其後（英相）Lord Kimberley力將此種不幸『誤會』設法解釋，其所據理由，則爲中國全權代表對於停戰節略，既已自願放棄，以便直接開始和議；其結果各國催促日本宣布和議條件之舉，遂成贅疣，云云。究竟英國此種辯釋，是否正當，儘可置之不問；而英國此種態度，却不能不使其餘各國，大爲不懌，大爲懷疑。其在俄國方面尤甚，蓋（俄相）Lobanow曾向德國駐俄代辦言曰：我們之爲此舉，全係追隨英國提議，『以免我們與英分馳而已』 *pour ne pas nous séparer de l'Angleterre* 蓋共向日人表示，列強關於東亞政策實係彼此一致之舉，甚爲重要，故也，云云。至於（林柏外部方面）Holstein 先生則更情不自禁，嚴責英

人，在最後一秒鐘之時，不應忽然跳開。英國此舉顯然有意對於凡使日人不樂之事，均欲設法加以避免。其結果只使俄國日益向法接近而已，云云。

在此動搖不安局面之中，日本議和條件適於是時宣布。其在柏林方面，則由日本公使Aoki於四月二日，通知（德國）國務員Marschall。該使對於割讓遼東一事，曾爲之解釋曰：『爲保證高麗獨立，以防中俄侵略起見，割讓該地之舉，實爲軍事上所必需，云云。』此外，該使向着（德國）副國務員Mühlberg，則更明白宣言：日本非佔遼東半島不可。『旅順港口須成爲北洋海灣之直布羅陀 Gibraltar。』俄國可以獲得北滿以及Possiet海灣。（譯者按，在滿韓俄三方交界之處。）英國可以佔領舟山羣島。『德國很可以在中國東南方面，佔有一個省份；此種佔有之價值，實遠較德國全部非洲殖民地之價值爲大。德國在該省之內，當可與其他列強，接洽妥當，』云云。究竟日使Aoki此種談話，是否奉有本國訓令？如其有之，是否全與訓令內容相同？我們對此均可以置之不論。惟該使此種談話，很難令人人鄭重視之。倘若有人向着該使提出下列問題：究竟彼所推薦之『東南省份，係指何省而言？是否即係臺灣對岸之福建？』吾料該使必定立

刻陷於狼狽情形。此外吾人，更可用語提醒該使，彼所言及之 *Possiet* 海灣，其時早已屬於俄國，業有三十四年之久矣。

至於日使 *Admiral* 此項談話，其影響於柏林方面者爲何如？吾人可於四月四日柏林政府電致駐英駐俄駐法三位德使訓令中見之：『旅順港口如果變成直布羅陀，則將使中國，至少將使中國北方與其京師，成爲日本之保護地方。此種誇大要求，將令中國國家繼續存在之問題，以及歐洲列強向華爭求土地之問題，立刻發生。其結果對於與此有關之各國，勢將釀成一種不可小視之戰爭危險。此外，余（譯者按，係柏林當局自謂）更有應向閣下密告者，即日人相信，假如俄國方面提出抗議，則即以北滿及*Possiet* 海灣讓與俄國，作爲西比利亞鐵路之起點，如此當可運動俄國，取消抗議，云云。』其後柏林方面，並決定與（英俄法）三國政府，互相交換意見。其在英國方面，則見解正與上述相同，而效果却完全兩樣。（德國）欽命（駐英）大使曾於四月三日報告云：『此間認爲最大危險者，不在日本合併土地擴大疆域，而在中國政治方面或將從此全仰日本鼻息；其方式或用中日同盟，或用其他各種均可。如果日本能使中國輸入物

質文明，發其無窮富源，而爲日本之用，則日本更將逐漸形成一個極大勢力云云。英人既已看出此種危險，其自然結果，卽是此間對於日本方面，雖然未增何等同情，但極努力設法，凡可以使日本對英發生嚴重永久不懌情形者，無不加以避免。『俄國大使對於英國此種深恐中日聯成一氣之隱憂，極表同意。至於柏林方面對於此次事件之憂慮，大抵根據 Brandt 先生說帖。蓋 Brandt 先生曾於其間以顧問資格，參加此事之討論，並於四月八日作成此項說帖。彼對於日本之佔有旅順港口一事，亦復認爲極與中國獨立有妨。此外，彼對於此種屈服寡助之中華巨國，因環境的壓迫，不得不依附日本一層，亦復認爲極與歐洲有害。此項問題之政治方面，尤有應該注重者，則爲俄國在歐地位一事。倘若法國不與俄國共同行動，則法俄關係不免從此鬆弛。反之，假如法國贊成此舉，願意合作，則英國方面對此很難獨居例外云云。該說帖又謂：此外，我們若與俄國共同行動，或者乃係唯一機會；卽我們可向感激不已之中國，——關於中國感激一層，我們當然應該設法令其必須如此。——要求割讓或出租一地，以作我們艦隊或裝煤之站口。所謂割讓或出租，名詞雖異，而在實際上當然是一樣的云云。Brandt 先生最後

又引舉西洋各國歷來共同保護在華利益一事，收效至大。於是乃下一結句曰：『此種公共保護相同利益之制度，可以抵抗日本對華和議之過分要求，可以確立東亞方面之永久安寧，云云。』當時德皇思想，正爲『黃禍』二字所浸透，於是Brandt該項說帖，遂大爲德皇所贊成。此外，該項說帖並建議柏林政府，對於是日（四月八日）俄國遞來之條陳，宜表示同意。先是四月六日俄國駐德代辦會向柏林政府聲稱：（俄相）Lo-banow 侯爵甚欲一聞（德國）帝國政府對於現今時局之意見，云云。當時（德國）國務員Marshall對於此種探詢，乃答之曰：對於日本欲在大陸之上，割得土地一事，甚覺不妥，尤其是關於旅順方面。如果日本佔據該地，則日本控制中國之舉，勢將成爲事實。但黃色人種若在日本領袖之下，互相聯絡起來，則對於歐人利益，却極有關。因之，對於此事，似有彼此交換意見之必要，云云。又俄國方面對於倫敦巴黎兩處，亦曾作同樣之探詢。其後復由俄國駐德代辦於四月八日，將俄國條陳遞與柏林政府。此項條陳乃係由交換意見進而爲共同行動之第一步驟。蓋該條陳主張用友誼的態度，向着日本政府，表示歐洲列強旁觀之意見。略謂：『日本如併旅順則將爲恢復中日兩國友善關

係之一種障礙。而且東亞和平亦將永受其危。』

我們如欲明瞭俄國此種條陳在英所受之待遇情形，則我們必須先從數個星期以前說起。當二月底間三月初間之時，英國社會方面對於東亞問題之意見，曾發現一種驟然變遷之痕迹。蓋是時英國人士又復開始思慮俄禍；對於（東亞）時局，亦以此種眼光觀察。中國堡壘現在既已崩潰，究竟將來誰應填補此種防俄之任？可以語此者，只有一個日本。但英國方面現在對於日人，却已弄成一種深仇死敵關係。英報 *Pall*

Mail Gazette 11月11日曾發表一篇憂形於色之論文，其中有云：『此實爲時局

前途之不良徵候。倘若日本竟與俄法諒解，而以中國爲其犧牲之品，則英國究將如何？誠然，英國方面亦可分得一部掠奪，但是緩衝地帶却從此因而喪失。向使英國前此舉動聰明，則今日當可屬於日本盟友之列，云云。』於是英人遂以其素具之政治天才，將其政策，悉行改照此種方針而行。在三月十五日俄報 *Novoje Vremja* 之上，曾載有一段倫敦消息，略謂：英國社會，忽然之間，對於日本一切事物，均感非常興趣。曾開日本圖畫展覽大會。此外，設宴慶賀日人之舉，亦復不少。倫敦人士顯然發生一種有利於日之

意見變遷。而且彼等對於日人統治中國一事，亦復認為可能。吾人對於英國社會此項意見變遷，頗有注意之必要。蓋此種變遷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。因政府方面對於某種計畫，似已成熟，或將要成熟，故也。云云。』從此時起，英國報紙遂明白表示：英國政府意向之所在。三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曾登載一篇論文，言係寄自東京，而實際上當是係在倫敦作成。文中曾指點日本政府，宜防一個欲想報仇而又能報仇之中國為其隣居。並謂：『日本必須造置一種防禦鐵甲，以防此種可能之事。或者日本將在遼東半島之上，以尋此種鐵甲。日本既據該地，則對於一部分北洋海灣可以控制，遂將中國侵略高麗之基礎，從此奪去。西洋方面對於此種和議條件，很難加以拒絕。云云。』文中所謂『西洋方面』，在英人宣傳用語中，其意即係『英國』。至於文中所謂『中國』，則宜改作『俄國』誦讀。該報在二月七日之時，猶提出一種恫嚇略謂：『歐洲當不允許日本，能在大陸之上，合併一寸中國土地。云云。』而現在却向戰勝之日本，提出此種建言。倘若該報未在東京方面，已經得有一種穩確基礎，則二月七日與三月十五日兩種思想之懸殊，實未免太大！三月十八日，英報 *St. James, Gazette* 更遠矚將來，下筆言曰：『

假如日本意欲成爲第一等強國，歐洲方面實無法加以阻止。英國政策必須承認事實，力求所以心安意滿之道。日本尙有許多年日，不能爲我之害。我們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之艦隊問題，實無須加以反對。誠然，俄國方面必將深感日本壓迫之危，但此事與我們何關。倘若日俄兩國高興，大可去打一仗。至於我們方面，則是假如日本能去抵抗那種一臂掩盡亞洲北部之可怖國家，對於我們實無害可言。……我們毋須設法維持現狀，因現狀業已不復存在，故也。我們只願狀況變遷以後，勿因變遷之故，竟受損失而已。我們在中國海岸方面，香港以北千哩之遙，需要一個港口以及一個艦隊站口；如得日本同意，我們便可佔有云云。」（原書旁註：俄皇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，曾向德國國務總理 Hohenlohe 侯爵談及該報此項言論，並云：所謂一個港口者，乃指我們這裏而言。）Mais ce serait chez nous.

究竟英國社會此種意見變遷之主動安在？是否果如俄國人士所揣測，『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？』抑或恰恰相反，社會方面實欲政府受其影響？現在吾人均無從加以判定。所可斷言者，即政府內部，此種思想亦復甚爲活躍而已，恐懼俄國，恐懼日本，恐懼